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04  
31 July 1986  
CHINESE

第二七〇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7月31日星期四，下午4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甲盛实先生

成员国：澳大利亚

保加利亚

中国

刚果

丹麦

法国

加纳

马达加斯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泰国)

霍格

加尔瓦洛夫先生

李鹿野先生

加亚马先生

布鲁克诺先生

德凯穆拉里亚先生

杜梅维先生

拉科通德拉姆博西先生

艾莱恩先生

萨夫龙丘克先生

希基尔先生

约翰·汤姆森爵士

沃尔特斯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6-60843/A

下午4点3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1986年7月22日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8230)

主席：根据本议题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尼加拉瓜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阿富汗、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印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波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和津巴布韦等国代表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阿斯托加·加迪夫人（尼加拉瓜）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南格拉哈里先生（阿富汗）、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库拉维耶奇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梅萨先生（萨尔瓦多）、巴尔尼卡先生（洪都拉斯）、克里什南先生（印度）、冯赛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戈拉瓦斯基先生（波兰）、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查古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裴春宁（越南）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信，他要求被邀参加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建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第一位发言的是刚果代表，我请他发言。

加亚马先生（刚果）：当前有几乎或多或少迫使安理会要定期讨论的老大难问题，因为安理会不能对这些问题，更不用说对有关方面，行使它的权威以便即使不能实施公正和持久的解决，也能减轻它们的积极影响。

奥尔特加总统上星期二向我们揭示的问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在本月早些时候曾经就这一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进行了讨论，遗憾的是，这并不是第一次讨论。

根据事态的发展，不需要超人洞察力就可以预测：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讨论，虽然我们热切地希望我们的预测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对尼加拉瓜代表团的动机理解得正确的话，现在的问题是就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关于在尼加拉瓜境内和反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的判决做出合乎逻辑的结论问题。

谁不会对这一问题感到富有挑战性呢？虽然国际法院关于这一问题作出清晰简明的叙述使人感到满意但是不是由于规约的第一章规定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这一点，我们特别遗憾的注意到某些国家在承认法院的司法权的基本原则上带有选择性，这些国家中有些还是负责建立国际法院的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为什么我们对于法院处理这一问题和通过判决而感到高兴呢？刚果人民共和国的观点的基础是主张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作为维护和促进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手段。

不用说，刚果的这种态度意味承认各国和各民族自由决定它们的政府和发展制度的权利。由于包括中美洲在内的今日世界的特点是：局势变化多端，各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经验各有不同，各国历史上既有沉寂无所作为的阶段又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阶段，因而有必要重申独立、主权和自决等概念的有效性。

因此允许马那瓜政府根据它的决定，在不受外来干涉和任务约束的情况下对尼加拉瓜社会做出实验性和不可避免的改变，这是公平的。在这个范围内，国际法院发下的判决书和尼加拉瓜的要求的可采纳性都构成了真正的合法性，对此提出疑问是不合适的。的确，任何的保留或选择性都只能损坏国际法的结构。国际法只有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4条第一款才有活力和信誉：

“联合国每一会员国为任何案件之当事国者，承诺遵行国际法院之判决。”

安全理事会遵照这一原则，将不对法院的判决做出判断。如果有理由这样做，那么更为适宜的做法是由安理会讨论那些通过阻碍和平目标的成就，妨碍孔塔多拉进程的态度和政策。

的确，从长远来说，如果一个国际机构的法律基础由于支持使用武力和胁迫而受到动摇，那么就不会有人参加这一国际机构了。如果存在这种夺取实力的潮流，那么民主和自由概念的吸引力就要受到削弱，并会导致对于基本准则的各种攻击，国际社会逐步取得了那些把他们的分歧做为合作的基础而不是反对和冲突的基础的个人和国家对这些准则的接受。

三年以前，随着关于中美洲局势的第530(1983)号决议的通过，安理会重申解决区域问题的必要条件之一，即尼加拉瓜人民和该地区其他所有国家人民享有在和平安全中生活的权利。如果安理会对如何实现这一决定的完整性的必要措施做出不偏不倚的估价，那不会是没有益处的。

为了要再次这样做，而且由于已经广泛听到了国际上的情绪，并对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小组的无保留支持，所以我们认为中美洲问题并不一定是一个尼加拉瓜和美国的所独有的或以它们为主的问题。

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条件对于发展友好和互利的关系并不构成障碍，正如它们在过去所签署的双边条约所证实的那样——例如1956年的《友好、通商和通航条约》——为了发展它们两国之间的协调和贸易，它们应该不受不必要的条件的限制，而恢复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这必然会消除这一区域和平的障碍。

通过进一步参加孔塔多拉协商和平的进程，美国和尼加拉瓜的关系将会根据事实本身，失去与外交关怀极为相反的自治性，人们极愿意见到它能代替威胁、对峙和武器冲突。

不管这一地区的局势多么敏感，某些因素多么特殊和具有爆炸性，我国代表团仍然主张对话的逻辑，而不主张约束的逻辑。

《卡拉巴利德文件》主张“停止对在该地区内活动的一切不正规武装力量的外来支持，”制定了一个积极的设想。刚果认为，实现尼加拉瓜人民和该地区一切人民迫切需要的和平和安全是十分适宜的。

我们相信，合作和睦邻的政策比对峙和怀疑的政策更好，也更能促进自由和民主目标的成就。我们肯定，在不结盟运动关于呼吁中美洲危机取得政治、和平和协商解决的公报中，在国际法院的呼吁书中安理会将会发现一些在现阶段有助于避免不可弥补损失的因素，以及保证在该地区实现进步和独立的必要条件的因素。

杜马维先生（加纳）：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已经赞扬你杰出地主持了七月份安理会工作，这种赞扬是你受之无愧的。即使在你的任期即将完成的今天，加纳代表团依然深信，你定会继续为安理会审议的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指导。

两周前，安理会审议了这里人们称为“美尼争端”的问题。自星期二，7月29日以来，安理会应尼加拉瓜的要求，讨论了应国际法院6月27日关于“尼加拉瓜境内反对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行动”一案的裁决意见而产生的问题。

加纳代表团有幸听取了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特拉阁下和美国常驻代表阐述各自国家立场的发言。

加纳代表团赞扬杰出的法官小组就指导国家间关系行为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作出的明确无误的裁决，而在一些国家倾向于使用武力，而不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时候作出这一裁决，它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国际法院的裁决捍卫了尼加拉瓜自由选择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主权权利，间接地驳斥了对尼加拉瓜的一切形式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外来压力，企图阻挠这个国家根据历史经验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努力。然而，这一切必然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安理会怎么办？虽然加纳代表团目前还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但我们认为，安理会肩负的庄严的职责是敦促双方恢复严肃的对话。

听两国代表发言时，尼加拉瓜似乎再次重申愿意同美国进行一次认真的政治对话。事实上，奥尔特加总统阁下曾明确指出：

“今天，我们必须同以往一样重申，我们不希望对峙，我们来参加安理会并不是要谩骂美国政府，而是为了寻求和平以及对国际法的尊重，为我们的分歧寻找一个和平与体面的解决办法。”（S/PV. P700P. 17）

不幸的是，美国代表虽然表示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但又规定种种条件，使人怀疑这种意愿是否真诚。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敦促冲突各方抓住这次机会，共同努力，寻求两国之间分歧的根本解决。国际法院在裁决意见中强烈敦促进行政治对话，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明智的办法。

中美洲依然是一个充满着冲突的动荡地区，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通过孔塔多拉进程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应该得到各国的全力支持，人们不应以旨在破坏尼加拉瓜经济，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的摧毁基础设施的行动去破坏它。尼加拉瓜人民建立一个真正适合尼加拉瓜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的努力应该受到支持。任何给尼加拉瓜人民设置障碍或挫败尼加拉瓜人民愿望的企图只会导致冲突。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洪都拉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巴尔尼卡先生（洪都拉斯）：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你再次主持本月份安理会的辩论。你杰出的个人才干和非凡的外交技巧给安理会工作的圆满

成功提供了保障。我还要就贵国最近举行的选举向你表示祝贺，这次选举又一次表明，贵国人民热爱和决心维护一个多党制的、民主代议政体。

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参加这次讨论，因为我们认为，安理会现在讨论的问题与中美洲局势关系密切。我们认为，尼加拉瓜代表星期二，7月29日的发言没有反映和说明那一地区局势的真实、详细的情况，因为他们再次大谈一个双方问题，歪曲了中美洲的政治局势与安全问题。

我们认为需要参加安理会这次辩论，还因为尼加拉瓜政府在星期一，7月28日，向国际法院提出了一项针对洪都拉斯政府的无益的要求。

这一要求说明，尼加拉瓜政府正企图把国际社会的最高法律机构变成一个政治讲台，也企图使安全理事会变成为尼加拉瓜政府的利益服务的免费宣传机器。

毫不奇怪，尼加拉瓜政府表示它是唯一愿意签署《和平法》最后修订案文的国家。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只有它忠于孔塔多拉的努力，而参与这一进程的其他国家却缺乏支持这一努力的政治意愿。但是，从根本上说正是由于桑地诺政府的顽固立场。孔塔多拉集团的和平努力才遇到了一些问题。桑地诺政府在国内和解、民主化和裁军方面不愿接受可以核查的承诺，它也不愿放弃与中美洲地区以外的反民主国家结成联盟。

中美洲四个国家正争取实现中美洲民主，但这一地区某国政府却采用各种政策打击它们的这种努力，这一政府不仅不参加消除发展障碍的建设性努力，反而制造国内分歧，使洪都拉斯和其他中美洲国家受到影响。

实际上，尼加拉瓜的内部冲突仍然没有解决，这个国家的军备竞赛大大地改变了中美洲的安全平衡这一和平因素。

尼加拉瓜拥有一支20万至30万人的军队，这一强大的军备在该地区是空前的，并且对邻国造成了威胁。尼加拉瓜同美洲大陆之外的极权主义大国之间的结盟对邻国的安全和政治制度构成了威胁。尼加拉瓜对目前中美洲局势中存在的这一部分东西方冲突应负责任。

谁也不能否认桑地诺政府在中美洲地区对其它国家采取的非法行动。就洪都拉斯这个具体的例子来说，不仅由于从尼加拉瓜潜入洪都拉斯领土的颠覆组织发动游击战争反对已建立的民主政府，我们吃了苦头，而且尼加拉瓜还在训练这些叛乱分子企图破坏该地区民主政府的稳定。尼加拉瓜还多次直接入侵洪都拉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最近的一次入侵事件发生在今年3月，当时大约有1500名桑地诺士兵潜入我国领土境内25公里的地方，奥尔特加总统本人也谈及了这一事件。

这种严重的局势使我们深感关切。我们听说，这几天来桑地诺军队在我国边界的几个地方集结和部署，这有可能使两国间互相尊重的正常关系恶化。这些部队的集结，迫使当地的洪都拉斯农民流离失所，他们不得不逃到共和国的内地以避开这种不安全的局面，这就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

所采取的这些威胁性的侵略政策也显然是为了支持在我国境内的各种恐怖活动，如绑架、劫持飞机、破坏活动以及侵害我国公民，企业和洪都拉斯政府的其它活动。

这些政策在尼加拉瓜造成人心惶惶不安，出现了由尼加拉瓜人组成的反叛组织反对桑地诺政府的胡作非为。尼加拉瓜的内部冲突并非仅限于其境内，这些冲突导致了同邻国关系的进一步紧张。桑地诺政府一直在推行一项破坏边界居民安定的政策，并且驱赶尼加拉瓜的米斯基托土著人，这样就造成了大量难民成批地流入邻国。

难道这不是清楚地表明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迫害和压迫政策吗？越来越多的难民试图逃避他们国家目前存在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自由被剥夺的局面。现在



流入洪都拉斯境内的难民共4万多人。尼加拉瓜的内部冲突再次迫使长期来一直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成千上万的洪都拉斯农民流离失所。桑地诺分子进入我国境内，绑架、虐待和屠杀我们的公民。他们在洪都拉斯境内平民居住地区布雷、投手榴弹，并且用炮火袭击洪都拉斯人民。尼加拉瓜就是这样违反国际法，违背其应当遵守的法律秩序。尼加拉瓜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但是正如其政府自己承认的那样，尼加拉瓜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

我在这里要提一下美洲国家组织1979年6月23日在第17次协商会议上通过有关解决尼加拉瓜内部危机的决议时提出的四项条件。这四项条件是：

第一，立即明确地取代索摩查政权。

第二，在尼加拉瓜领土上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其成员应当包括反对索摩查政权和体现出尼加拉瓜人民自由意志的有代表性的主要组织。

第三，保证毫无例外地尊重所有尼加拉瓜人的人权。

第四，尽快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自由选举，以便建立一个保证和平、自由和公正的真正民主的政府。

除了第一项条件之外，其它条件仍然有效。但是，尽管尼加拉瓜代表团两天前在这里发言说尼加拉瓜的政策将仍然是尊重其国际承诺的，实际上这些条件一直没有得到遵守。

我们也不能忘记《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3条(d)款所载的原则，根据这项原则：

“美洲国家的团结及其所寻求的崇高目标要求这些国家在有效行使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改组。”

这一原则体现了民主和和平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中美洲实现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迫。桑地诺政府的日益强硬导致了违反人权的新行径，这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最近的例子就是驱逐维加大主教和卡尔尼略阁下，征募神学院的学生、关闭天主教电台、冻结教会的银行帐户、没收教会财产、占领基督教教堂和迫害犹

太人。

尼加拉瓜的镇压最后还导致了关闭《新闻报》。此报的总裁是前民族复兴军政府的成员比奥莱塔·查莫罗。查莫罗夫人于7月23日星期三指出，“桑地诺政党已经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集中营，这就是尼加拉瓜。”那些不在集中营里的人之所以不在那里是因为他们在一片惊慌中逃离，或者是因为桑地诺政府不能容忍他们而把他们赶走，使他们沦为无家可归的人。桑地诺政府不能抵赖它对这一区域危机应负的直接责任。

虽然该地区存在着紧张局势，但是洪都拉斯还是得以维持着国内外和平。我们的民主制度一直本着自由、公正和勤奋的精神不断地加以巩固。我们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一直是维护国内和平和保护洪都拉斯人民不受战祸这一思想。

我们认为，和平是实现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以及保证有效地进行国际发展合作的绝对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希望中美洲能够实现得到法律保证的民主和平，该地区的各国人民都能够有一种稳定和安全的和平，这种和平将不会由于某些国家进行斗争所产生或来自世界紧张局势的暴力行为而不断受到破坏。

根据这一想法，洪都拉斯外交部长于7月28日星期一通过宣传媒介宣布了同月25和26日在圣萨尔瓦多市他与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外长举行会议的结果，目的是促进继续进行公开和坦率的区域性谈判，这种谈判当然包括尼加拉瓜外交部长以便开始新的和解，最终通过和履行确保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

鉴于尼加拉瓜政府最近向国际法院提出指控我国。我国政府不得不再次研究一下它原准备采取的外交步骤，这些步骤本来会成为一项富有意义的倡议，以便有可能政治解决中美洲局势。

洪都拉斯是一个致力于和平与民主的国家。我们一直肩负着国家和国际责任，以确保该地区的和睦共处。尼加拉瓜政权似乎认识到，它也对国家和国际秩序负有某些责任、它必须履行这些责任，以维护和平，恢复其本国人民的权利，并帮助它实现自决。各国相互遵守义务是一项至关重要、不容放弃的准则。

主席：我感谢洪都拉斯代表对主席说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先生，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使你的所有朋友感到极其愉快和满意。 我亦感到十分高兴。 我对您表示祝贺，并祝愿你圆满地完成主持目前一系列安理会会议的繁重和微妙的任务，举行安理会会议是为了审议一个长期的国际社会问题，即美国的外交政策。

你的前任、马达加斯加布莱斯·拉贝塔菲卡大使在任期期间遇到同样的问题。 他不得不主持好几场审议美国侵略政策的会议，他也十分精干地履行了其职责，使我们大家感到十分满意。 因此，我谨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对他的能力和成绩表示赞赏。

众所周知，安全理事会，并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讲，整个国际组织只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帝国主义。 在帝国主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货色中，有一个严重和决定性的东西——美帝国主义。 在美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独特的行政错误，即现行政当局的错误，该政府在败坏和恶魔行为方面也是举世无双的，以至连美国参议员也大声疾呼，由于政府推行的政策，他们为其民族特征感到羞耻。

无需引用特拉华洲参议员比登的原话。 这位美国参议员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对他的政府作出如此强烈和有力批评的。 他是代表数百万投他票的美国公民发表意见。 这只能说，善良的美国人民也为他们政府的政策感到羞耻，换句话说，他们为美国代表在这里公开，貌似有理地辩护的政策感到羞耻。

1986年7月20日，星期日，约二星期前，我有幸亲自参加了桑地诺革命周年活动。 我亲眼看到了里根政府也看到但故意否认和千方百计加以毁灭的东西。 我还遇见了不少各行各业的美国人，特别是意外地遇见一些大学教授和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是去对小组坚固和强大的政治实体表示钦佩的、这个实体正挺拔地站在索摩查政权的废墟上。 这些客观的和博学的美国学者也为其现政府的外交政策感到羞耻。

在我访问的星期六，我去了首都以外的城市。我看到了公开市场，看到了该国的经济。我看到了教堂，那些早在革命前就建成和革命后建成的教堂。教堂不仅开放，而且挤满了人。我看到，桑地诺革命不是输入尼加拉瓜的共产主义革命，而是一场真正的尼加拉瓜革命，这与美国官员的说法是截然相反的。我认识到，现美国政府正在对美国人民撒谎。

我还可以看到，为什么世界上最庞大和最强大的帝国——美国帝国害怕桑地诺革命。它害怕是因为桑地诺革命传播了斗争和自由的信息，并给人们上了抵制和解放一课。美国政府害怕的正是这个，而不是一个总人口不及纽约州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的军事力量。

昨天晚上的一一个电视节目告诉美国公众，仅虐待儿童一项每年就使2千多美国儿童死亡。和美国社会的其他犯罪统计数字一样，这个数目也在不断上升。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关心美国人民的话，那它应看到美国国内的危险，而不应该试图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国家不去看国内的邪恶和痛苦。

也许，现在美国政治领导人真的应看看自己所处的地位及其所做所为，而不要在全世界到处指手划脚。他们或迟或早肯定会认识到，其他国家根本不喜欢他们。他们拥有所有的技术，各种现代文化的物质优越条件，但贫穷的第三世界人民就是不喜欢他们。第三世界人民只会谨慎地选择美国文化的某些方面，但他们不想效仿美国模式，也绝不会效仿美国政策。

美国政府的每一个定义背后都是帝国主义的非法利益。善良的美国人民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被利用来攻击其他国家，指责它们违反人权，而同样的这一个美国政府却仍然如此忠于种族隔离政权。

美国官员宣扬和平解决争端，而他们却对利比亚发动军事袭击。他们声称对南非的制裁是没有道理和非建设性的，他们一方面否决了全世界赞同的制裁，另一方面却对尼加拉瓜施行制裁，对此全世界当然不答应。他们把侵略战争强加给我们，当我们打败侵略敌军时，他们假惺惺地要求和平谈判。尼加拉瓜一直都随时

准备和平解决美国想解决的任何问题，但美国官员认为，叛军的军事行动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我从未看到过一个政府像美国政府这样，顽固地坚持错误，违背理智和常识。它向南方干旱各州的美国农民运送干草，却把美国预算的数百万美元送给叛军。我认为按常理要求或许应将干草递给叛军，而把钱送给美国农民。

美国政府为什么建议巴勒斯坦人与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谈判，而不与真正合法的尼加拉瓜政府谈判呢？双重标准、虚伪撒谎究竟是为了什么？答案很简单：狂妄和腐败总是联在一起。狂妄自大的强国利用言论自由来宣扬色情，为延长种族隔离宣扬经济制裁是不道义的。世界狂人总是利用人类价值观的书面文字来违反和践踏所有人类价值观的实质。这就是美国政府耍弄国际法院的手法。

美国一度曾是多边主义和国际组织的坚决倡导者。当时，美国官员白天都在作梦，想着一个以纽约为总部并受美国影响的世界政府。但当国际组织的历史现象与他们的期望稍有不同时，同一个国际组织就坏得不可救药，就不应得到美国政府曾经许诺的预算款项，因此，他们不履行他们对这个国际组织承担的财政义务。他们否决安理会的裁决，拒绝国际法院的判决。但他们却对尼加拉瓜施行制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其他国家。这就是指导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价值观腐败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国代表团不仅要宣布我国政府支持尼加拉瓜革命政府和人民抵制美国的侵略和非人道政策，还要得出一个更广泛的结论，这就是，除非美国官员严肃地重新考虑其行为的整个方法和标准，否则他们永远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享有体面的地位。

利用帝国主义新闻媒介歪曲事实，混淆是非，只能在有限的时期内在其邪恶作用尚未暴露于世时，成为世界狂人手中的有用工具。但现在不行了，将也永远不能如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必须改弦易辙，遵守法律，诚实地制定政策和公平地对待他国，否则，被压迫人民迫使他们这样做。

主席：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下一个发言人是萨尔瓦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梅萨先生（萨尔瓦多）：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在安理会会议期间再次发言。我在上次发言时说，国际法院就尼加拉瓜对萨尔瓦多的行为作出的结论给客观分析我国局势造成混乱。一些发言者在提及国际法院的结论时企图表明，尼加拉瓜不负有任何责任，并且它根本没有干涉萨尔瓦多内政。

但我有责任坚持认为，而且如有必要，我将不厌其烦地坚持，只有我们，无疑还有其他中美洲国家（正如洪都拉斯刚才做的那样）才能够凭借我相信联合国许多会员国并非一无所知的具体事实和实例，真正对马纳瓜政权在中美洲的行为和其执行的侵略政策作出断论。因此，我们重申拒绝国际法院的结论，其理由是，法院审议的案件并未提及尼加拉瓜和中美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它对萨尔瓦多内政的干涉。因此可以说，这些结论产生于不完整的分析，除非象有些发言者主张的那样，对这一具体诉讼进行彻底复审。

尽管我们没有将尼加拉瓜的行为作为一个侵略案件向安理会提交，但我们坚持认为，这样做是出于我们坚持一项尊重发起者的政策的愿望，这一愿望必须在为和平解决争端而建立的事例和途径——包括众所周知孔塔多拉进程——中占上风，我们总是希望尼加拉瓜也许会改变态度，并力图在尊重和平共处原则的范围内将其本身的权益与中美洲其他国家的权益融合起来。

此外，我们确实还没有要求任何国家进行干预来保卫萨尔瓦多，但我们的确行使了权利，要求提供我们认为捍卫自己的特征、制度、独立和主权所必需的一切援助，以便我们在对如何反击任何侵略或对萨尔瓦多内政的干涉作出决定时仍然享有自主权。

我最后要指出，干预和侵略的形式繁多，其中一个形式就是尼加拉瓜反对萨尔瓦多的行动和活动，只有靠近事件发生地点，只有亲临其境，人们才能理解这些行动和活动，而不象许多国家采取主观和不现实的立场和标准，因为它们远离事件现场，听信有偏见的消息，并出于十分具体和众所周知的思想和政治利益。

拉科通德拉姆博亚先生（马达加斯加）：中美洲局势继续引起国际社会的深切

关注：一方面，外国干涉和干预的危险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另一方面，孔塔多拉集团及其支援集团为通过谈判寻求政治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似乎陷于瘫痪状态。这种局势强调了国际法院于1986年6月27日就反对尼加拉瓜及其境内的军事和半军事活动一案作出的判决的重要性。国际法院以大多数裁定，美利坚合众国对尼加拉瓜共和国违反了习惯国际法对它规定的某些义务。

我们荣幸听取了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萨维德拉司令官阁下在安理会发表的讲话。我们饶有兴趣和注意地听取了他对该地区局势的描绘。

我国代表团在众多场合有机会阐述了马达加斯加对该地区政府局势的立场，但我们要强调，我们致力于该地区所有国家在不受外国干预和干涉以及在相互尊重自由选择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基础上充分行使主权。

此外，这些原则已由安理会予以重申。安理会在其1985年5月10日通过的第562(1985)号决议中，除其他事项外，要求中美洲所有国家不要采取、支持或助长任何可能阻碍孔塔多拉集团和平目标实现的政治、经济或军事行动，然而，安理会提倡的这些预防性措施不幸被忽视。外国干涉该地区国家事务的行动在各方面有所增加，迫使尼加拉瓜向国际法院提出起诉。

安理会已经听取了许多代表团对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作出的裁决发表的意见。在这一方面，我要重申我国代表团在今年7月3日的安理会上所作的发言中已经阐述的观点。此外，我国代表团要强调二个要点：

第一，国际法院已经具结，美利坚合众国因其对尼加拉瓜采取的行动违反了根据习惯国际法承担的义务；

第二，国际法院向双方忆及：

“他们负有的根据国际法以和平手段寻求其争端之解决的义务。”(S/18221, 第141页, 第16段)

鉴于这些事实，安理会只能对法院的结论作进一步的阐述。首先，把任何直接和间接的干涉，任何对内部事务的干预和违背尼加拉瓜主权的诉诸武力的行为都谴责为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宗旨的原则的违背；其次，对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的努力注入新的生命，以便促成该地区问题的和平解决。

安理会的这一行动，和它行使和平解决争端的责任是一致的，它将明确说明国际上主张解决中美洲问题的一致意见，并有利于缔结该地区的和平和合作协定。同时，我们将在国际舆论前表示我们的坚强的意愿，要求一切国家尊重它们根据《宪章》所承诺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的义务。我们也会满足尼加拉瓜的合法要求，使美国能遵守国际法院的裁决。最后，我们还会在该地区促进和建立稳定和信任气氛，这是各有关方面重新进行对话的必要条件。

李鹿野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听取了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阁下的讲话，以及一些国家的代表的发言。中国代表团愿就本次安理会审议的议题发表以下几点看法。

一、中国政府认为，不干涉原则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美国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侵犯了尼加拉瓜主权，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中国政府反对干涉尼加拉瓜内政的行为。希望美国政府尊重国际法院做出的裁决。

二、中国政府曾经多次明确地指出：缓和以及消除中美洲地区紧张局势的关键是排除一切外来干涉。我们认为尼加拉瓜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该地区各国之间的问题应该由该地区各国人民自己解决。美国与尼加拉瓜之间的问题应该通过平等的和平谈判取得解决。

三、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为实现中美洲地区的和平所作的不懈努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与支持。中国代表团希望有关国家不要采取进一步恶化中美洲局势的行为，放弃一切干涉政策，以使孔塔多拉集团及支援集团为实现该地区和平与安定的努力能取得预期的成果。谢谢你，主席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委内瑞拉）：我们很高兴我们7月1日的发言是第一个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的发言。今天是你的任期的最后一天，我们有机会感谢你在主持我们的工作中的杰出表现。

当前我们有一个十分敏感的任务要完成，因为很荣幸我们不仅代表委内瑞拉发言，而且还代表孔塔多拉集团的其他国家——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巴拿马——以及支援集团——阿根廷、巴西、秘鲁和乌拉圭。

我们感到安慰的是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的立场已在无数的文件中得到清楚的阐述，并作为大会和安理会的文件广泛地进行了散发。此外，作为孔塔多拉倡议基础的宗旨和原则也正是拉丁美洲在上个世纪初实现独立之时的宗旨和原则。

众所周知，拉丁美洲各国一向十分重视自决、不干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各国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以及一切国际争端必须和平解决的原则。

所有这些原则都载入了联合国宪章、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而且也是符合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的决定的。今天它们代表了国际法的准则。但是，它们都是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各国人民的良心之中，而且是我们各国为争取把它们记入美洲国际法和总的国际法的长期斗争的成果。回顾一下这一点是有益的。现在的时机不适于详细叙述多年来在这方面的努力。这一努力首先从巴拿马议会在1826年开始的，直到今天仍在继续。我们只需要说，这些原则都是我们关于国际关系概念的基础，正如各种连续不断的国际文件和材料所一再叙述的那样。

因此，拉丁美洲国家总的说来有系统地谴责任何违背这些原则的行动，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论这些违背原则的行动有着什么样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动机或产生在什么机会或条件下，我们都表示谴责。

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也受到拉美国家十分热爱的其他原则的鼓励，这些原则今天已写入《美洲国家组织章程》。其中一些原则如下：国际法是各国相互关系中的行为准则；国际秩序主要包括尊重国家的尊严、主权和独立，忠实履行条约和其他国际法渊源产生的义务；国家间关系应该遵守信义；美洲国家的团结和它们共同寻求的崇高目标要求这些国家的政治组织建立有效地行使代表制民主基础；美洲国家宣布人人享有基本权利，不分种族、国籍、信仰和性别。这些原则载于《美洲国家组织章程》第5条第(a)、(b)、(c)及(j)段。

现在没有必要重复孔塔多拉集团的目标及其他至今为实现中美洲和平而作的努力。1986年1月12日在委内瑞拉卡拉瓦列达发表的关于中美洲和平、安全与民主的声明、在乌拉圭《东方论坛》上发表的公报和1986年6月7日的巴拿马文件，都十分详细地阐述了这方面的情况。这只是几件最近的文件，已作为大会和安理会的文件分发。现在也没有必要引证或评论1986年6月6日的《关于中美洲和平与合作的孔塔多拉文件》，这一文件的内容是大家都熟悉的。但是，可以回顾一下，1986年6月26日，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和委内瑞拉外长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它向关心这一地区局势的国家再次表示，上述四国政府坚定地准备为所有承担义务的有关方面进行调停。

毫无疑问，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对于孔塔多拉集团努力的支持，是对该集团争取和平行动的巨大鼓舞。这种支持是极其宝贵的。我们非常高兴并深受鼓舞，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的裁决也提到了孔塔多拉的和平努力。国际法院判决书第291段指出，国际法院不得不承认这一努力，它

“应得到充分尊重和考虑，是对解决这一地区困难局势的一项特殊贡献”。

国际法院在同一段中还指出：

“孔塔多拉集团的工作可能促进微妙而又艰难的谈判，它符合《联合国宪

章》的文字和精神，也是目前所需要的”，

并要求有关各方注意

“应该同孔塔多拉集团所作的努力进行合作，根据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习惯国际法的原则，寻求中美洲明确而持久的和平”。（S/18221, para.291）

国际法院的裁决显然应该得到仔细的研究，但我们不想对它作出详细的分析。我们只想提出，我们高兴地看到国际法院的裁决是根据我们已经提到的原则作出的，即不进行干涉、禁止威胁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和尊重国家主权——国际法院称这些原则是惯法国际法的义务。

正如前面的发言人已提出的，现在更重要的是强调有关各方应该进行对话是适宜的，孔塔多拉集团愿意继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争取中美洲地区问题获得和平、谈判的解决。

因此，我们敦促有关各国支持联合国内外的各种努力，减缓紧张局势，解决冲突。各国不论大小，都必支持国际法律秩序的真正有效运行，这就明确地意味着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其他有关的法律文件的有关规定。

最后，我作为委内瑞拉的代表，以我国总统海梅·卢辛奇今年7月9日，在庆祝我国独立节时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谈到这一问题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他说，

“我们孔塔多拉集团和后援集团的国家为减缓地区紧张局势，畅通对话渠道，争取理智压倒武力与固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我们的行动并不是出于狂热的空想动机，而是根据对我们地区冲突的根源及其有关因素进行冷静和深思熟虑的分析，深信动用武力的办法从短期看来有时相当诱人，但会不可避免造成继续动荡和出现新的、更为尖锐的对抗。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是拉丁美洲地区的新尝试，但这种努力在世界其他地区已有先例，那些地区建立了分区性的合作组织，争取限制和减少各自地理区域中的冲突，控制外部势力的干涉，促进问题的公平解决并防止紧张形势的升级。这种努力的成败可以用时间和

空间来衡量。 委内瑞拉的目标继续不变：在民主的前题下，避免战争，促进和平。 因此，我们将继续作出这种努力，深信只有通过多边行动，我们才能对地区事态的发展产生真正的影响。 我们将以反对战争和一切形式的好战干涉同样坚定的意志来寻求地区民主与自由的坚实保障。”

主席：我感谢委内瑞拉代表对主席讲的友好话。

根据我的理解，安全理事会现在准备对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如没有人反对，我就这样决定。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在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前，我将请一些愿作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会员进行发言。

约翰·汤姆森爵士（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本人对你担任主席感到特别高兴。 我们两国皇族之间有着特别友好的关系，你和我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和根基。 我相信在座的所有同事都会同意我这样说，你是我们大家之中最雄辩的一位，我这样说指的不仅是你个人的才能，而且也包括政治内容。 你的职业外交才干也是杰出的。

我还要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马达加斯加常驻代表及其助手上个月干练和公正地主持了安理会的会务。

在尼加拉瓜的提议之下，四年来我们讨论中美洲问题已经许许多多多次了。 实际上，仅在三个星期之前我们就此问题进行过一次辩论。 听取了本次辩论的发言之后，我觉得同以前的辩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我们听到的还是来自同一阵营的那些熟悉的发言人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控诉，有些同中美洲毫不相关，还有一些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同事实真相完全不搭界。 在我们这些似乎永无休止的辩论中，大多数发言者都提到了一个潜在的新因素，即国际法院的判决。 但是，我必须指出，我失望地发现，在拖了三天的辩论中有许多人发言，他们当中，我所代表的只是第四个接受国际法院强制性管辖的国家。 对于那些比不上或者甚至不想同我们

比一比谁尊重国际法院的国家的言论，我们不能信服。其中有某些国家拒绝接受法院的强制性管辖，因为它们如这样做的话，很快就会受谴责，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

我要驱散笼罩在这次辩论之上的不相关和不坦诚的乌云，来解决两个应当使我们感到关切的真正问题。首先是国际法院的判决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谈及在法院提出的那些论据的是非曲直，但是我必须指出，在法院里对于作出的某些决定有重大的不同意见。但是，我希望重申我国政府支持国际法院，支持国际法院应当坚持的国际法规则。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有非常强烈的观点。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要引用1984年4月4日我在安理会上发言中的几句话。我当时说过：

“我希望明确地指出，联合王国对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表示遗憾……我们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也是一贯的：作为一个海运国，我们坚决主张航行自由，包括领海的无害通过以及为和平贸易的目的进入外国港口。

“我们对航行受到的威胁，不管发生在何时何地，都表示遗憾。”（S/PV2529第77、78页）

我承认我们是接受国际法院强制性管辖的唯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当然，我们认为，如果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能接受法院的强制性管辖，那就好了。我希望，我们可以努力达到这一目标。我们本来希望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能够强调这一点，尽管某些代表团自然会反对的。然而，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其它国家应当接受，并且根据我们接受和遵循的义务行事。

现在我谈一下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问题，即人们熟悉的中美洲问题。首先，我必须指出，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尼加拉瓜大使在信中提出的，写在我们议程上的那种说法。这封信主要强调的与其说是国际法院的判决，不如说是美国和尼加拉瓜之间的争端。我们认为，仅仅把问题说成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这是一种歪曲。我们认为，中美洲问题有许多根源。我们知道，其中某些根源同多年来

该地区存在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有关。但是，我们也认为，这种局势一直受到中美洲以外某些国家的利用，这些国家根本不尊重民主，也不希望帮助在这个动乱的地区重建真正的政治稳定。该地区本身各方也有过失。虽然国际法院没有详细地涉及整个中美洲的问题，但是法院也承认既有尼加拉瓜对邻国的边界骚扰也有邻国对尼加拉瓜的边界骚扰。由于该地被的有关组织，即美洲国家组织不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因而所有这些困难变得更加复杂。

美洲国家组织不能更有作为，这主要是因为尼加拉瓜不愿接受其管辖。但是，这也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所致。由于问题这样复杂因此不宜象摆在我们面前的尼加拉瓜信件的那种作法，在作为整体的问题中挑出一小部分来分别加以考虑。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寻找政治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整体地解决。这就是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持集团所作出的崇高努力的优点所在。

我们已经明确指出，我们并不认为该地区的问题能够用武力加以解决，我们一贯呼吁各方加以克制。我们相信，实现解决的最大希望在于签署一份以孔塔多拉二十一项目标为基础，而且应受充分核查和控制的全面性协议。1986年1月20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发表一份声明，其中特别指出：

“十二国高兴地看到卡拉瓦列达文件包含了旨在于建立信任气氛并推动谈判进程的具体步骤和措施。”

“十二国注意到，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持集团国家正在斡旋促进他们认为对于实现中美洲的和平、安全和民主至关重要的行动。十二国在1985年11月卢森堡部长级会议上重申，他们继续诚心诚意地支持孔塔多拉和平倡议，并表示，如接到要求，将愿意向参与这些努力的国家提供适当的援助。”

确切地说，孔塔多拉进程雄心勃勃，寻求调和拉丁美洲五个国家有明显不同需要和情况的国家安全利益，任务是艰巨的。此外，它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在一些国家中建立有效的多元化民主，而这些国家中除哥斯达黎加之外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正如秘书长最近指出的那样，最近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进行的我们欢迎和赞扬的选择，是暗淡局势中积极的发展趋势。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正当中美洲一些国家朝着这一目标前进的时候，尼加拉瓜却在朝相反的方向迈进。我们依旧相信，若要防止该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所有中美洲国家，其中包括尼加拉瓜，都必须表明必要的政治意愿，以期在孔塔多拉二十一项目标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

我们注意到，尼加拉瓜公开表示愿意签署《孔塔多拉文件》。但是，过去一年多来，尼加拉瓜的行动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是，他们在对待实现孔塔多拉原则所必需的承诺中颇有选择。我现在特别有印象的是对真民主的承诺；尊重其邻国在安全和不干涉方面的权利；以及致力于真正裁减其武器数量并使之可予核查。

尼加拉瓜最近又购买的一些军用硬件，特别是购自苏联的几架MI8型和MI17型战斗直升飞机，只能使它的邻国和其他国家越发感到真正的忧虑。我们对尼加拉瓜政府最近的其他行动也感到关切。我指的是，尼加拉瓜最近又在加紧实施紧急状态措施，致使个人的自由受到严重侵犯，而且最近又驱逐了一些宗教领导人。我们对于尼加拉瓜加紧控制的可悲事实不应熟视无睹。自由在受到压制。政治党派只有获得政府许可才能举行会议。

最后，但决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我要提请诸位注意，6月26日尼加拉瓜唯一的独立报纸《新闻报》，这家甚至在索摩查独裁统治最黑暗的日子里也犹如自由明灯闪闪发光的报社遭到查封。1978年《新闻报》的编辑佩德罗·查莫罗被暗杀，难道不正是这一暗杀事件触发了最终导致索摩亚独裁者下台的起义吗？令人感到可悲而又啼笑皆非的是，最终查封《新闻报》的不是索摩查独裁者，竟是那场革命的胜利者——桑地诺分子。

这场辩论和那份决议未能涉及上述种种想法，可见其失之偏颇。当然，作为安理会中唯一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常任理事国，我们不会为一份注意到该法院判决的决议而发生争执的。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在审议国际法院的判决，因为该判决涉及了许多复杂而具有普遍性法律问题。我们非常注意在国际关系中维护

法治。我们认为，多年来国际法院在解决国际争端和明确各国依法享有的权利与义务方面发挥了难能可贵的作用。但凡国际法院作出的判决，只要联合王国是所判案例的当事方，我们一直是概无例外地加以接受。

就我国代表团而言，要决定我们对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应当投什么票，那并非易事。我刚才说过，尼加拉瓜的信以及这场辩论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法律问题，其二是政治问题。我已表明了我们对每个问题的立场。就表决而言，问题引向的结论又不同。鉴于这种情况，再说，我们也无法赞同有人提出的所谓中美洲问题只是美（国）—尼（加拉瓜）的双边问题之说，我国代表团将投弃权票。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主席所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以泰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泰国代表团认为，现在重申泰国在处理其与别国关系时严格遵守《宪章》条款及国际法规则是相宜的。泰国恪守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这项义务和原则应当均等地适用于所有国家。

关于中美洲国家，泰国认为，该地区国家应当不对其邻国的主权或领土完整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在这一方面，孔塔多拉集团的和平努力应得到所有国家的全力支持。所有国家也有权利在不受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的情况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安全理事会第530(1983)和第562(1985)号决议重申了这一点。

关于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构的国际法院，泰国和国际法院的经历不完全令人愉快，这是事实。然而，尽管泰国曾不同意国际法院对泰国为当事国的一项案件的裁决，泰国按照其《宪章》义务决定服从该裁决，但具有上诉权，如果今后这项权利得以承认。然而，泰国尊重国际法院、并期望，法院将继续作为国际社会和平变化的媒介机构提供最美好的希望。

关于摆在我们面前有关一般原则和1986年6月27日裁决具体问题的决议



草案，我国代表团对其中的一般性原则没有异议、因为这些原则始终得到泰国的支持。然而，关于决议草案第二执行段所反映的具体问题（我国代表团觉得该段并不是完全没有政治内容），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泰国最近刚举行全国大选，政府还未组成，所以我们没有接到指示。因此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在对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的表决中投弃权票。

我现在继续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责。我现在将由刚果、加纳，马达加斯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文件S/18250）付诸表决。

会议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保加利亚、中国、刚果、丹麦、加纳、马达加斯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泰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1票赞成，1票反对，3票弃权。由于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该决议草案未获通过。

我现在请那些想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德凯穆拉里亚先生（法国）：在本月初关于中美洲形势辩论的发言中，法国代表团回顾到，它致力于和平解决正在那个地区发生的冲突。法国认为，这方面的主要目标必须是成功地实现所有这些争端的全面解决。

由于这一目标与孔塔多拉集团的目标一致，所以法国继续坚决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在后援集团提供的援助下所作的努力。

因此，我国代表团本来希望能投票赞成为此得到安理会一致支持的决议草案。但刚才要求安理会表决的案文包括某些有争议的内容，特别涉及到今年6月27日

国际法院就法院的作用和实质性所作出的判决，而这没能得到一致赞同。因此，我国代表团在该草案的表决中弃权。

布鲁克诺先生（丹麦）：丹麦一向坚决支持国际法院以及它在和平解决法律争端中的作用。丹麦还是接受法院强制性司法权的国家之一。因此，尽管我们对安理会不结盟成员提出的决议草案第二段执行部分有某些主要是法律性的保留，我们还是投了赞成票。的确，在这个阶段紧急呼吁完全遵从国际法院6月27日的判决可能为时过早。

安理会有责任处理一场政治危机各方面的问题。中美洲的形势已多次在安理会得到全面的讨论。就在1986年7月3日，我国代表团阐述了它对最重要问题的看法。法院已经审理过一些问题，现在，我只想重申几点考虑。

中美洲目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长达几个世纪的老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如该地区各国多次强调的那样，意义深远的经济社会改革、建立真正多元化的民主体制以及尊重所有公民的人权，这些是全面解决的重要内容。为在区域解决中包括这些原则，孔塔多拉集团作出了值得赞扬的努力。

我们继续支持孔塔多拉集团为实现中美洲的全面和持久和平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坚信，中美洲问题需要一个真正的区域解决办法。为使和平努力取得成功，需要直接或间接参与这一地区的所有各方进行充分合作。虽然在后援集团的协助下孔塔多拉集团尚未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孔塔多拉倡议仍然是在中美洲建立持久和平的唯一现实的选择。

沃尔特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和其他成员相比，恐怕我没留意说明我们满意地看到你就任主席。我以为我早些时候说过了，但也许我没说。如果是这样，我很抱歉。我也赏识你的前任，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和他的助手主持他们主席任期的能力和技巧。现在我想做些弥补，迟做总比不做好。

美国被迫否决现决议草案，理由很简单：该决议草案不可能，也不会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内促进实现中美洲问题的和平与公正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国际法院6月27日的决定，才是安理会讨论的真正问题。

在打着支持法院6月27日决定的幌子下提出的这一决议草案中，没有任何内容排除尼加拉瓜完全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对中美洲局势所作的拙劣描述。星期二上午奥尔特加总统的发言和随后尼加拉瓜的发言十分清楚地表明，尼加拉瓜为了自己无意赞同国际法和国际法院的作用，而视之为桑地诺政权可在中美洲冲突问题上为尼加拉瓜的行为和立场辩解的工具。我们不仅必须注意决议草案表面说什么，还要注意它将如何被利用来损害中美洲的和平与安全。

上星期一尼加拉瓜在国际法院对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提出起诉，这就驱散了在这方面的任何疑虑。这两个国家蒙受尼加拉瓜的侵略，他们为全面、可核查并同时执行1983年21点《目标文件》而诚心诚意地加入了孔塔多拉进程。尼加拉瓜采取这一行动再一次向大家清楚地表明，它的真正目的是从孔塔多拉范围内取消另一组问题，以使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有利于尼加拉瓜——而不对尼加拉瓜施以相对应等的义务。毫无疑问，尼加拉瓜就是抱着同一目的来到安理会的。

安理会本来能够审议一份本会真正推动中美洲和平公正解决的决议草案，安理会本来能够审议一份本会强调并要求实现孔塔多拉进程所有相互关联的目标的决议草案。尼加拉瓜曾庄严地同意这些目标，但现在又置之不理。相比之下，现在的这份决议草案却根本不提尼加拉瓜的庄严承诺，不提尼加拉瓜自己对中美洲局势应负的责任，而集中注意于国际法院6月27日的决定的手法，歪曲这一局势，似乎局势仅限于尼加拉瓜和美国之间的分歧。难道我们真的认为这样一份决议草案可能有助于给那个饱受折磨的地区带来和平吗？尼加拉瓜过去的所作所为难道有一丝一毫会使我们相信，尼加拉瓜不会利用这样一份决议草案来全盘肯定它的军事政策和国内政策，以及它拒绝就中美洲和平根本的核心问题进行严肃谈判的态度吗？美国认为尼加拉瓜会这样做，并根据这种看法投了票。

美国认为，法院是在毫无适当基础的情况下对尼加拉瓜的申诉实施管辖权，此外，法院没能充分重视对多边条约的保留，没有充分重视关于尼加拉瓜行为不端的充足证据。法院提出的许多构成习惯国际法的原则在法和理方面都没有根据。我们不接受这些无根据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在此详尽地讨论法院6月27日裁决的事实和法律弱点只能使安理会所审议的真正问题更加混乱，因此，我们要另选时间地点来讨论。

现在我们仅想问问那些对草案投赞成票的成员是否真的相信这能加强法院作为一个司法机构。这能减少尼加拉瓜的内部镇压或挫败其对邻国的颠覆吗？我要补充，尼加拉瓜是在有着颠覆和镇压悠久历史的外来强国的专门援助下进行镇压和颠覆活动的。这能给中美洲带来任何和平吗？我认为，答案就在尼加拉瓜桑地诺阵线的显然意图中，他们寻找的解决办法不是为了安理会成员可能赞成的目的，而是为桑地诺继续进行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活动和作法打掩护。

简而言之，美国投票反对本决议草案是因为它没有反映中美洲的真实情况，因为这不利于全面和平解决该地区的问题，因为它事实上有害于应该坚持的国际法和规章制度。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对主席说的客气话。

尼加拉瓜代表要求发言，我请她发言。

加迪纳夫人（尼加拉瓜）：正如尼加拉瓜总统指出的，我们这次来到安理会是要解决不仅尼加拉瓜关注，而且整个国际社会也都关注的问题，即：国际法律秩序和法律本身的生死存亡问题。

我们听取了美国代表的发言，并注意到他对决议草案投反对票，说什么该草案无助于中美洲和平目标的实现。中美洲和平有各种选择，那里的局势和该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毫无疑问是复杂的。那里有经济问题、不公正的经济结构问题，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即：美国干涉中美洲国家内政和对我国的侵略。

我们认为国际法院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法律机构，我们就把问题提交法院。法院的结论是明确而果断的：即美国对我国进行侵略，违反了国际法。法院呼吁美国停止破坏尼加拉瓜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切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毫无疑问，如果美国服从法院裁决，中美洲和平就会很快到来，我们就会根除给中美洲人民带来极大痛苦的主要障碍。

我还要感谢那些在此次辩论中发言支持国际法律秩序和《宪章》原则以及表示声援尼加拉瓜的国家。

我们还感谢对安理会不结盟成员国提出的这一决议草案的支持。

请允许我表达对几乎所有安理会成员投赞成票表示满意。毫无疑问，这是投票赞成和平和尊重国际法。

另一方面，与此截然相反，美国的否决表明它缺乏对国际法律秩序和国家间和平共处准则的尊重；这是对《联合国宪章》投反对票；这是对联合国基本原则与准则投反对票；这是对人民的自决权和尊重国家主权与完整投反对票；这是对国际法院投反对票；这是对和平解决争端投反对票；最后，这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投反对票。此外，这是投票赞成战争、干涉和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

美国投票反对《联合国宪章》，仅只保留了其投票反对安理会面前这一决议草案的权利，表明美国所自称的对国际法的尊重不过是毫无内容的空话。这样，美国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的这一政策不仅影响尼加拉瓜，而且影响中美洲和国际和平。

但我国将继续为实现和平而不懈努力，中美洲人民是十分渴望和需要和平的。我们将继续捍卫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寻求谅解与政治解决中美洲问题的办法。我们将继续支持孔塔多拉。我们将继续为实现和平而努力。

主席：本次会议不再有人发言。

在结束似乎是本月最后一次安理会以前，我愿以主席身份向议席旁所有同事表

示诚挚敬意，并感谢所有安理会成员在整个7月给予主席的友好合作。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其对本议程项目目前阶段的审议工作。

下午6点40分散会。